資治通鑑/卷28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八十六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八十七 後漢紀二

► 卷二百八十八

起強圉協洽五月，盡著雍涒灘二月，不滿一年。

資治通鑑 第287卷

【後漢紀二】　起強圉協洽五月，盡著雍涒灘二月，不滿一年。

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中天福十二年（丁未，公元九四七年）

五月，乙酉朔，永康王兀欲召延壽及張礪、和凝、李崧、馮道於所館飲酒。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，兀欲從容謂延壽曰：「妹自上國來，寧欲見之乎？」延壽欣然與之俱入。良久，兀欲出，謂礪等曰：「燕王謀反，適已鎖之矣。」又曰：「先帝在汴時，遺我一籌，許我知南朝軍國。近者臨崩，別無遺詔。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，豈理邪！」下令：「延壽親黨，皆釋不問。」間一日，兀欲至待賢館受蕃、漢官謁賀，笑謂張礪等曰：「燕王果於此禮上，吾以鐵騎圍之，諸公亦不免矣。」

後數日，集蕃、漢之臣於府署，宣契丹主遺制。其略曰：「永康王，大聖皇帝之嫡孫，人皇王之長子，太后鍾愛，群情允歸，可於中京即皇帝位。」於是始舉哀成服。既而易吉服見群臣，不復行喪，歌吹之聲不絕於內。

辛巳，以絳州防禦使王晏為建雄節度使。

帝集群臣庭議進取，諸將咸請出師井陘，攻取鎮、魏，先定河北，則河南拱手自服。帝欲自石會趨上黨，郭威曰：「虜主雖死，黨眾猶盛，各據堅城。我出河北，兵少路迂，傍無應援，若群虜合勢，共擊我軍，進則遮前，退則邀後，糧餉路絕，此危道也。上黨山路險澀，粟少民殘，無以供億，亦不可由。近者陝、晉二鎮，相繼款附，引兵從之，萬無一失，不出兩旬，洛、汴定矣。」帝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蘇逢吉等曰：「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，群虜繼遁，不若出天井，抵孟津為便。」司天奏：「太歲在午，不利南行。宜由晉、絳抵陝。」帝從之。辛卯，詔以十二日發北京，告諭諸道。

甲午，以太原尹崇為北京留守，以趙州刺史李存瑰為副留守，河東幕僚真定李驤為少尹，牙將太原蔚進為馬步指揮使以佐之。存瑰，唐莊宗之從弟也。

是日，劉晞棄洛陽，奔大梁。

武安節度副使、天策府都尉、領鎮南節度使馬希廣，楚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，性謹順，希範愛之，使判內外諸司事。壬辰夜，希範卒，將佐議所立。都指揮所張少敵，都押牙袁友恭，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萼，於希範諸弟為最長，請立之。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瑫、天策府學士李弘皋、鄧懿文、小門使楊滌皆欲立希廣。張少敵曰：「永州齒長而性剛，必不為都尉之下明矣。必立都尉，當思長策以制永州，使帖然不動則可。不然，社稷危矣。」彥瑫等不從。天策府學士拓跋恆曰：「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政，然三十郎居長，請遣使以禮讓之。不然，必起爭端。」彥瑫等皆曰：「今日軍政在手，天與不取，使它人得之，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！」希廣懦弱，不能自決。乙未，彥瑫等稱希範遺命，共立之。張少敵退而歎曰：「禍其始此乎！」與拓跋恆皆稱疾不出。

丙申，帝發太原，自陰地關出晉、絳。

丁酉，史弘肇奏克澤州。始，弘肇攻澤州，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。帝以弘肇兵少，欲召還。蘇逢吉、楊邠曰：「今陝、晉、河陽皆已向化，崔廷勳、耿崇美朝夕遁去；若召弘肇還，則河南人心動搖，虜勢復壯矣。」帝未決，使人諭指於弘肇。弘肇曰：「兵已及此，勢如破竹，可進不可退。」與逢吉等議合。帝乃從之。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令奇，令奇乃降。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。

崔廷勳、耿崇美、奚王拽剌合兵逼河陽，張遇帥眾數千救之，戰於南阪，敗死。武行德

出戰，亦敗，閉城自守。拽剌欲攻之，廷勳曰：「今北軍已去，得此何用！且殺一夫猶可惜，況一城乎！」聞弘肇已得澤州，乃釋河陽，還保懷州。弘肇將至，廷勳等擁眾北遁，過衛州，大掠而去。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，弘肇引兵與武行德合。弘肇為人，沉毅寡言，御眾嚴整，將校小不從命，立撾殺之。士卒所過，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，皆斬之。軍中惕息，莫敢犯令，故所向必克。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，兵不血刃，皆弘肇之力也。帝由是倚愛之。

辛丑，帝至霍邑，遣使諭河中節度使趙匡贊，仍以契丹囚其父延壽告之。

滋德宮有宮人五十餘人，蕭翰欲取之，宦者張環不與。翰破鎖奪宮人，執環，燒鐵灼之，腹爛而死。

初，翰聞帝擁兵而南，欲北歸。恐中國無主，必大亂，己不得從容而去。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，翰遣高謨翰迎之，矯稱契丹主命，又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，召己赴恆州。淑妃、從益匿於徽陵下宮，不得已而出。至大梁，翰立以為帝，帥諸酋長拜之，以禮部尚書王松、御史中丞趙遠為宰相，前宣徽使甄城翟光鄴為樞密使，左金吾大將軍王景崇為宣徽使，以北來指揮使劉祚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，充在京巡檢。松，徽之子也。百官謁見淑妃，淑妃泣曰：「吾母子單弱如此，而為諸公所推，是禍吾家也！」翰留燕兵千人守諸門，為從益宿衛。壬寅，翰及劉晞辭行，從益餞於北郊。遣使召高行周於宋州，武行德於河陽，皆不至。淑妃懼，召大臣謀之曰：「吾母子為蕭翰所逼，分當滅亡。諸公無罪，宜早迎新主，自求多福，勿以吾母子為意！」眾感其言，皆未忍叛去。或曰：「今集諸營，不減五千，與燕兵並力堅守一月，北救必至。」淑妃曰：「吾母子亡國之餘，安敢與人爭天下！不幸至此，死生惟人所裁。若新主見察，當知我無所負。今更為計畫，則禍及他人，闔城塗炭，終何益乎！」眾猶欲拒守，三司使文安劉審交曰：「余燕人，豈不為燕兵計！顧事有不可如何者。今城中大亂之餘，公私窮竭，遺民無幾，若復受圍一月，無□類矣。願諸公勿復言，一從太妃處分。」乃用趙遠、翟光鄴策，稱梁王，知軍國事。遣使奉表稱臣迎帝，請早赴京師，仍出居私第。

甲辰，帝至晉州。

契丹主兀欲以契丹主德光有子在國，己以兄子襲位，又無述律太后之命，擅自立，內不自安。

初，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勃海，述律太后殺酋長及諸將凡數百人。契丹主德光復卒於境外，酋長諸將懼死，乃謀奉契丹主兀欲勒兵北歸。契丹主以安國節度使麻荅為中京留守，以前武州刺史高奉明為安國節度使。晉文武官及士窜寒留於恆州，獨以翰林學士徐台符、李澣及後宮、宦者、教坊人自隨。乙巳，發真定。

帝之即位也，絳州刺史李從朗與契丹將成霸卿等拒命，帝遣西南面招討使、護國節度使白文珂攻之，未下。帝至城下，命諸軍四布而勿攻，以利害諭之。戊申，從朗舉城降。帝命親將分護諸門，士卒一人毋得入。以偏將薛瓊為防禦使。

辛亥，帝至陝州，趙暉自御帝馬而入。壬子，至石壕，汴人有來迎者。六月，甲寅朔，蕭翰至恆州，與麻荅以鐵騎圍張礪之第。礪方臥病，出見之，翰數之曰：「汝何故言於先帝，雲胡人不可以為節度使？又，吾為宣武節度使，且國舅也，汝在中書乃帖我！又，先帝留我守汴州，令我處宮中，汝以為不可。又，譖我及解裡於先帝，雲解裡好掠人財，我好掠人子女。今我必殺汝！」命鎖之。礪抗聲曰：「此皆國家大體，吾實言之。欲殺即殺，奚以鎖為！」麻荅以大臣不可專殺，力救止之，翰乃釋之。是夕，礪憤恚而卒。

崔廷勳見麻荅，趨走拜，起，跪而獻酒，麻荅踞而受之。

乙卯，帝至新安，西京留司官悉來迎。

吳越忠獻王弘佐卒。遺令以丞相弘倧為鎮海、鎮東節度使兼侍中。

丙辰，帝至洛陽，入居宮中，汴州百官奉表來迎。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，聚其告牒而焚之。趙遠更名上交。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，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。淑妃且死，曰：「吾兒為契丹所立，何罪而死！何不留之，使每歲寒食，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！」聞者泣下。

戊午，帝發洛陽。樞密院吏魏仁浦自契丹逃歸，見於鞏。郭威問以兵數及故事，仁浦強記精敏，威由是親任之。仁浦，衛州人也。

辛酉，汴州百官竇貞固等迎於滎陽。甲子，帝至大梁，晉之藩鎮相繼來降。

丙寅，吳越王弘倧襲位。

戊辰，帝下詔大赦。凡契丹所除節度使，下至將吏，各安職任，不復變更。復以汴州為東京，改國號曰漢，仍稱天福年，曰：「余未忍忘晉也。」復青、襄、汝三節度。壬申，以北京留守崇為河東節度使，同平章事。

契丹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，大怒，發兵拒之。契丹主以偉王為前鋒，相遇於石橋。初，晉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從晉主北遷，隸述律太后麾下，太后以為排陳使。彥韜迎降於偉王，太后兵由是大敗。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。改元天祿，自稱天授皇帝，以高勳為樞密使。契丹主慕中華風俗，多用晉臣，而荒於酒色，輕慢諸酋長，由是國人不附，諸部數叛，興兵誅討，故數年之間，不暇南寇。

初，契丹主德光命奉國都指揮使南宮王繼弘、都虞候樊暉以所部兵戍相州，彰德節度使高唐英善待之。戍兵無鎧仗，唐英以鎧仗給之，倚信如親戚。唐英聞帝南下，舉鎮請降。使者未返，繼弘、暉殺唐英。繼弘自稱留後，遣使告雲唐英反覆，詔以繼弘為彰德留後。庚辰，以暉為磁州刺史。安國節度使高奉明聞唐英死，心不自安，請於麻荅，署馬步都指揮使劉鐸為節度副使，知軍府事，身歸恆州。帝遣使告諭荊南。高從誨上表賀，且求郢州，帝不許。及加恩使至，拒而不受。

唐主聞契丹主德光卒，蕭翰棄大梁去，下詔曰：「乃眷中原，本朝故地。」以左右衛聖統軍、忠武節度使、同平章事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，議經略北方。聞帝已入大梁，遂不敢出兵。

秋，七月，甲午，以馬希廣為天策上將軍、武安節度使、江南諸道都統，兼中書令，封楚王。

或傳趙延壽已死。郭威言於帝曰：「趙匡贊，契丹所署，今猶在河中，宜遣使弔祭，因起復移鎮。彼既家國無歸，必感恩承命。」從之。會鄴都留守、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重威、天平節度使兼侍中李守貞皆奉表歸命。重威仍請移它鎮。歸德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行周入朝，丙申，徙重威為歸德節度使，以行周代之；守貞為護國節度使，加兼中書令；徙護國節度使趙匡贊為晉昌節度使。後二年，延壽始卒於契丹。

吳越王弘倧以其弟台州刺史弘俶同參相府事。

李達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後，自詣錢唐見吳越王弘倧，弘倧承製加達兼侍中，更其名曰孺贇。既而孺贇悔懼，以金筍二十株及雜寶賂內牙統軍使胡進思，求歸福州。進思為之請，弘倧從之。

杜重威自以附契丹，負中國，內常疑懼。及移鎮制下，復拒而不受，遣其子弘璲質於麻荅以求援。趙延壽有幽州親兵二千在恆州，指揮使張璉將之，重威請以守魏。麻荅遣其將楊衮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。閏月，庚午，詔削奪重威官爵，以高行周為招討使，鎮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副之，以討重威。

辛未，楊邠、郭威、王章皆為正使。時兵荒之餘，公私匱竭，北來兵與朝廷兵合，頓增數倍。章白帝罷不急之務，省無益之費以奉軍，用度克贍。

庚辰，制建宗廟。太祖高皇帝，世祖光武皇帝，皆百世不遷。又立四親廟，追尊謚號。凡六廟。

麻荅貪猾殘忍，民間有珍貨、美婦女，必奪取之。又捕村民，誣以為盜，披面，抉目，斷腕，焚炙而殺之，欲以威眾。常以其具自隨，左右前後懸人肝、膽、手、足，飲食起居於其間，語笑自若。出入或被黃衣，用乘輿，服御物，曰：「茲事漢人以為不可，吾國無忌也。」又以宰相員不足，乃牒馮道判弘文館，李崧判史館，和凝判集賢，劉昫判中書，其僭妄如此。然契丹或犯法，無所容貸，故市肆不擾。常恐漢人亡去，謂門者曰：「漢有窺門者，即斷其首以來。」

麻荅遣使督運於洺州，洺州防禦使薛懷讓聞帝入大梁，殺其使者，舉州降。帝遣郭從義將兵萬人會懷讓攻劉鐸於邢州，不克，鐸請兵於麻荅，麻荅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節度使李殷將千騎攻懷讓於洺州。懷讓嬰城自守，安等縱兵大掠於邢、洺之境。契丹所留兵不滿二千，麻荅令所司給萬四千人食，收其餘以自入。麻荅常疑漢兵，且以為無用，稍稍廢省，又損其食以飼胡兵。眾心怨憤，聞帝入大梁，皆有南歸之志。前潁州防禦使何福進，控鶴指揮使太原李榮，潛結軍中壯士數十人謀攻契丹，然畏契丹尚強，猶豫未發。會楊衮、楊安等軍出，契丹留恆州者才八百人，福進等遂決計，約以擊佛寺鐘為號。

辛巳，契丹主兀欲遣騎至恆州，召前威勝節度使兼中書令馮道、樞密使李崧、左僕射和凝等，會葬契丹主德光於木葉山。道等未行，食時，鐘聲發。漢兵奪契丹守門者兵，擊契丹，殺十餘人，因突入府中。李榮先據甲庫，悉召漢兵及市人，以鎧仗授之。焚牙門，

與契丹戰。榮召諸將並力，護聖左廂都指揮使、恩州團練使白再榮狐疑，匿於別室，軍吏以佩刀決幕，引其臂，再榮不得已而行。諸將繼至，煙火四起，鼓噪震地。麻荅等大驚，載寶貨家屬，走保北城。而漢兵無所統壹，貪狡者乘亂剽掠，懦者竄匿。八月，壬午朔，契丹自北門入，勢復振，漢民死者二千餘人。前磁州刺史李穀恐事不濟，請馮道、李崧、和凝至戰所慰勉士卒，士卒見道等至，爭自奮。會日暮，有村民數千噪於城外，欲奪契丹寶貨、婦女，契丹懼而北遁，麻荅、劉晞、崔廷勳皆奔定州，與義武節度使邪律忠合。忠，即郎五也。

馮道等四出安撫兵民，眾推道為節度使。道曰：「我，書生也，當奏事而已，宜擇諸將為留後。」時李榮功最多，而白再榮位在上，乃以再榮權知留後，具以狀聞，且請援兵。帝遣左飛龍使李彥從將兵赴之。白再榮貪昧，猜忌諸將。奉國廂主華池王饒恐為再榮所並，詐稱足疾，據東門樓，嚴兵自衛。司天監趙延乂善於二人，往來諭釋，始得解。再榮以李崧、和凝久為相，家富，遣軍士圍其第求賞給，崧、凝各以家財與之，又欲殺崧、凝以滅口。李穀往見再榮，責之曰：「國亡主辱，公輩握兵不救。今僅能逐一虜將，鎮民死者近三千人，豈獨公之力邪！才得脫死，遽欲殺宰相，新天子若詰公專殺之罪，公何辭以對？」再榮懼而止。又欲率民財以給軍，穀力爭之，乃止。漢人嘗事麻荅者，再榮皆拘之以取其財，恆人以其貪虐，謂之「白麻荅」。

楊衮至邢州，聞麻荅被逐，即日北還，楊安亦遁去，李殷以其眾來降。

庚寅，以薛懷讓為安國節度使。劉鐸聞麻荅遁去，舉邢州降；懷讓詐云巡檢，引兵向邢州，鐸開門納之，懷讓殺鐸，以克復聞。朝廷知而不問。

辛卯，復以恆州順國軍為鎮州成德軍。乙未，以白再榮為成德留後。逾年，始以何福進為曹州防禦使，李榮為博州刺史。

敕：「盜賊毋問贓多少皆抵死。」時四方盜賊多，朝廷患之，故重其法，仍分命使者逐捕。蘇逢吉自草詔，意云：「應賊盜，並四鄰同保，皆全族處斬。」眾以為：「盜猶不可族，況鄰保乎！」逢吉固爭，不得已，但省去「全族」字。由是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村民。

逢吉為人，文深好殺。在河東幕府，帝嘗令靜獄以祈福，逢吉盡殺獄囚還報。及為相，朝廷草創，帝悉以軍旅之事委楊邠、郭威，百司庶務委逢吉及蘇禹珪。二相決事，皆出

胸臆，不拘舊制。雖事無留滯，而用捨黜陟，惟其所欲。帝方倚信之，無敢言者。逢吉尤貪詐，公求貨財，無所顧避。繼母死，不為服；庶兄自外至，不白逢吉而見諸子，逢吉怒，密語郭威，以他事杖殺之。

楚王希廣庶弟天策左司馬希崇，性狡險，陰遣兄希萼書，言劉彥□等違先王之命，廢長立少，以激怒之。希萼自永州來奔喪，乙巳，至趺石，彥□白希廣遣侍從都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，命永州將士皆釋甲而入，館希萼於碧湘宮，成服於其次，不聽入與希廣相見。希萼求示還朗州，周廷誨勸希廣殺之。希廣曰：「吾何忍殺兄！寧分潭、朗而治之。」乃厚贈希萼，遣還朗州。希崇常為希萼詗希廣，語言動作，悉以告之，約為內應。

契丹之滅晉也，驅戰馬二萬匹歸其國。至是漢兵乏馬，詔市士民馬於河南諸道不經剽掠者。

制以錢弘倧為東南兵馬都元帥、鎮海、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、吳越王。

高從誨聞杜重威叛，發水軍數千襲襄州，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擊卻之。又寇郢州，刺史尹實大破之。乃絕漢，附於唐、蜀。

初，荊南介居湖南、嶺南、福建之間，地狹兵弱，自武信王季興時，諸道入貢過其境者，多掠奪其貨幣。及諸道移書詰讓，或加以兵，不得已復歸之，曾不為愧。及從誨立，唐、晉、契丹、漢更據中原，南漢、閩、吳、蜀皆稱帝。從誨利其賜予，所向稱臣，諸國賤之，謂之「高無賴」。

唐主以太傅兼中書令宋齊丘為鎮南節度使。

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國，殺齊王弘弼、貴王弘道、定王弘益、辨王弘濟、同王弘簡、益王弘建、恩王弘偉、宜王弘照，盡殺其男，納其女充後宮。作離宮千餘間，飾以珠寶，設鑊湯、鐵床、刳剔等刑，號「生地獄」。嘗醉，戲以瓜置樂工之頸試劍，遂斷其頭。初，帝與吏部尚書竇貞固俱事晉高祖，雅相知重，及即位，欲以為相，問蘇逢吉：「其次誰可相者？」逢吉與翰林學士李濤善，因薦之，曰：「昔濤乞斬張彥澤，陛下在太原，嘗重之，此可相也。」會高行周、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於鄴都，彥超欲急攻城，行周欲緩之以待其弊。行周女為重威子婦，彥超揚言：「行周以女故，愛賊不攻。」由是二將

不協。帝恐生他變，欲自將擊重威，意未決。濤上疏請親征。帝大悅，以濤有宰相器。九月，甲戌，加逢吉左僕射兼門下侍郎，蘇禹珪右僕射兼中書侍郎，貞固司空兼門下侍郎，濤戶部尚書兼中書侍郎，並同平章事。戊寅，詔幸澶、魏勞軍，以皇子承訓為東京留守。

馮道、李崧、和凝自鎮州還。己卯，以崧為太子太傅，凝為太子太保。

庚辰，帝發大梁。

晉昌節度使趙匡贊恐終不為朝廷所容，冬，十月，遣使降蜀，請自終南山路出兵應援。

戊戌，帝至鄴都城下，捨於高行周營。行周言於帝曰：「城中食未盡，急攻，徒殺士卒，未易克也。不若緩之，彼食盡自潰。」帝然之。慕容彥超數因事陵轢行周，行周泣訴於執政，掏糞壤實其口，蘇逢吉、楊邠密以白帝。帝深知彥超之曲，猶命二臣和解之。又召彥超於帳中責之，且使詣行周謝。

杜重威聲言車駕至即降，帝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，重威復閉門拒之。城中食浸竭，將士多出降者。慕容彥超固請攻城，帝從之。丙午，親督諸將攻城，自寅至辰，士卒傷者萬餘人，死者千餘人，不克而止。彥超乃不敢復言。

初，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大梁。帝入大梁，或告幽州兵將為變，帝盡殺之於繁台之下。乃圍鄴都，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，帝屢遣人招諭，許以不死。璉曰：「繁台之卒，何罪而戮？今守此，以死為期耳。」由是城久不下。十一月，丙辰，內殿直韓訓獻攻城之具，帝曰：「城之所恃者，眾心耳。眾心苟離，城無所保，用此何為！」

杜重威之叛，觀察判官金鄉王敏屢泣諫，不聽。及食竭力盡，甲戌，遣敏奉表出降。乙亥，重威子弘璉來見；丙子，妻石氏來見。石氏，即晉之宋國長公主也，帝復遣入城。丁丑，重威開門出降，城中餒死者什七八，存者皆尪瘠無人狀。張璉先邀朝廷信誓，詔許以歸鄉里。及出降，殺璉等將校數十人，縱其士卒北歸。將出境，大掠而去。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，並重威家貲籍之以賞戰士，從之。以重威為太傅兼中書令、楚國公。重威每出入，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。

臣光曰：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，非仁也；誘張璉而誅之，非信也；杜重威罪大而

赦之，非刑也。仁以合眾，信以行令，刑以懲奸，失此三者，何以守國！其祚運之不延也，宜哉！

高行周以慕容彥超在澶州，固辭鄴都。己卯，以忠武節度使史弘肇領歸德節度使，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，義成節度使劉信領忠武節度使兼侍衛馬步副都指揮使，徙彥超為天平節度使，並加同平章事。

吳越王弘倧大閱水軍，賞賜倍於舊。胡進思固諫，弘倧怒，投筆水中，曰：「吾之財與士卒共之，奚多少之限邪！」

十二月，丙戌，帝發鄴都。

蜀主遣雄武都押牙吳崇惲，以樞密使王處回書招鳳翔節度使侯益。庚寅，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兼中書令張虔釗為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，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副之，宣徽使韓保貞為都虞候，共將兵五萬，虔釗出散關，重建出隴州，以擊鳳翔。奉鑾肅衛都虞候李廷珪將兵二萬出子午谷，以援長安。諸軍發成都，旌旗數十里。

辛卯，皇子開封尹承訓卒。承訓孝友忠厚，達於從政，人皆惜之。

癸巳，帝至大梁。

威武節度使李孺贇與吳越戍將鮑修讓不協，謀襲殺修讓，復以福州降唐。修讓覺之，引兵攻府第，是日，殺孺贇，夷其族。

乙未，追立皇子承訓為魏王。

侯益請降於蜀，使吳崇惲持兵籍、糧帳西還，與趙匡贇同上表請出兵平定關中。

己酉，鮑修讓傳李孺贇首至錢塘，吳越王弘倧以丞相山陰吳程知威武節度事。

吳越王弘倧，性剛嚴，憤忠獻王弘佐時容養諸將，政非己出，及襲位，誅杭、越侮法吏三人。

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，干預政事；弘倧惡之，欲授以一州，進思不可。進思有所謀議，弘倧數面折之。進思還家，設忠獻王位，被髮慟哭。民有殺牛者，吏按之，引人所市肉近千斤。弘倧問進思：「牛大者肉幾何？」對曰：「不過三百斤。」弘倧曰：「然則吏妄也。」命按其罪。進思拜賀其明。弘人宗曰：「公何能知其詳？」進思踧踖對曰：「臣昔未從軍，亦嘗從事於此。」進思以弘倧為知其素業，故辱之，益恨怒。進思建議遣李孺贇歸福州，及孺贇叛，弘倧責之，進思愈不自安。弘倧與內牙指揮使何承訓謀逐進思，又謀於內都監使水丘昭券，昭券以為進思黨盛難制，不如容之，弘倧猶豫未決。承訓恐事洩，反以謀告進思。

庚戌晦，弘倧夜宴將吏，進思疑其圖己，與其黨謀作亂，帥親兵百人戎服執兵入見於天策堂，曰：「老奴無罪，王何故圖之？」弘倧叱之不退，左右持兵者皆憤怒。弘倧猝愕不暇發言，趨入義和院。進思鎖其門，矯稱王命，告中外云：「猝得風疾，傳位於同參相府事弘俶。」進思因帥諸將迎弘俶於私第，且召丞相元德昭。德昭至，立於簾外不拜，曰：「俟見新君。」進思亟出褰簾，德昭乃拜。進思稱弘倧之命，承製授弘俶鎮海、鎮東節度使兼侍中。弘俶曰：「能全吾兄，乃敢承命。不然，當避賢路。」進思許之。弘俶始視事。

進思殺水丘昭券及進侍鄘光鉉。光鉉，弘倧之舅也。進思之妻曰：「它人猶可殺，昭券，君子也，奈何害之！」

是歲，唐主以羽林大將軍王延政為安化節度使、鄱陽王，鎮饒州。

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中乾祐元年（戊申，公元九四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卯，大赦，改元。

帝以趙匡贇、侯益與蜀兵共為寇，患之。會回鶻入貢，訴稱為党項所阻，乞兵應接。詔右衛大將軍王景崇、將軍齊藏珍將禁軍數千赴之，因使之經略關西。

晉昌節度判官李恕，久在趙延壽幕下，延壽使之佐匡贇。匡贇將入蜀，恕諫曰：「燕王入胡，豈所願哉！今漢家新得天下，方務招懷，若謝罪歸朝，必保富貴。入蜀非全計也，『蹄涔不容尺鯉』，公必悔之。」匡贇乃遣恕奉表請入朝。景崇等未行而恕至，帝問恕：「匡贇何為附蜀？」對曰：「匡贇自以身受虜官，父在虜庭，恐陛下未之察，故附蜀求

苟免耳。臣以為國家必應存撫，故遣臣來祈哀。」帝曰：「匡贇父子，本吾人也，不幸陷虜。今延壽方墜檻阱，吾何忍更害匡贇乎！」即聽其入朝。侯益亦請赴二月四日聖壽節上壽。景崇等將行，帝召入臥內，敕之曰：「匡贇、益之心，皆未可知。汝至彼，彼已入朝，則勿問；若尚遷延顧望，當以便宜從事。」

己未，帝更名曇。

以前威勝節度使馮道為太師。

壬戌，吳越王弘俶遷故王弘倧於衣錦軍私第，遣匡武都頭薛溫將親兵衛之。潛戒之曰：「若有非常處分，皆非吾意，當以死拒之。」

帝自魏王承訓卒，悲痛過甚。甲子，始不豫。

趙匡贇不俟李恕返命，已離長安。丙子，入見。王景崇等至長安，聞蜀兵已入秦川，以兵少，發本道及趙匡贇牙兵千餘人同拒之。景崇恐匡贇牙兵亡逸，欲文其面，微露風旨。軍校趙思綰，首請自文其面以帥下，景崇悅。齊藏珍竊言曰：「思綰凶暴難制，不如殺之。」景崇不聽。思綰，魏州人也。蜀李廷珪將至長安，聞趙匡贇已入朝，欲引歸，王景崇邀之，敗廷珪於子午谷。張虔釗至寶雞，諸將議不協，按兵未進。侯益聞廷珪西還，因閉壁拒蜀兵，虔釗勢孤，引兵夜遁。景崇帥鳳翔、隴、邠、涇、鄜、坊之兵追敗蜀兵於散關，俘將卒四百人。

丁丑，帝大漸，楊邠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、忠武節度使劉信，立遣之鎮。信不得奉辭，雨泣而去。

帝召蘇逢吉、楊邠、史弘肇、郭威入受顧命，曰：「餘氣息微，不能多言。承祐幼弱，後事托在卿輩。」又曰：「善防重威。」是日，殂於萬歲殿，逢吉等秘不發喪。庚辰，下詔，稱：「重威父子，因朕小疾，謗議搖眾，並其子弘璋、弘璉、弘璨皆斬之。晉公主及內外親族，一切不問。」磔重威屍於市，市人爭啖其肉，吏不能禁，斯須而盡。

二月，辛巳朔，立皇子左衛大將軍、大內都點檢承祐為周王，同平章事。有頃，發喪，宣遺制，令周王即皇帝位。時年十八。

蜀韓保貞、龐福誠引兵自隴州還，要何重建俱西。是日，保貞等至秦州，分兵守諸門及衢路，重建遂入於蜀。

丁亥，尊皇后曰皇太后。

朝廷知成德留後白再榮非將帥才，庚寅，以前建雄留後劉在明代之。

癸巳，大赦。

吳越內牙指揮使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及其黨。吳越王弘俶惡其反覆，且懼召禍，乙未，執承訓，斬之。進思屢請殺廢王弘倧以絕後患，弘俶不許。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溫害之。溫曰：「僕受命之日，不聞此言，不敢妄發。」進思乃夜遣其黨方安等二人□俞垣而入，弘倧闔戶拒之，大呼求救；溫聞之，率眾而入，斃安等於庭中。入告弘俶，弘俶大驚，曰：「全吾兄，汝之力也。」弘俶畏忌進思，曲意下之。進思亦內憂懼，未幾，疽發背卒。弘倧由是獲全。

詔以王景崇兼鳳翔巡檢使。景崇引兵至鳳翔，侯益尚未行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門。或勸景崇殺益，景崇以受先朝密旨，嗣主未之知，或疑於專殺，猶豫未決。益聞之，不告景崇而去，景崇悔，自詬。戊戌，益入朝，隱帝問：「何故召蜀軍？」對曰：「臣欲誘致而殺之。」帝哂之。

蜀張虔釗自恨無功。癸卯，至興州，慚忿而卒。

侍衛馬步都指揮使、同平章事史弘肇遭母喪，不數日，復出朝參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